

黃岡縣志卷之十六

知黃岡縣事宛平俞昌烈編輯

古文志

制詔

伏讀

昭代宸章因事實及邑人者不過日月之容光河海之涓滴
耳而繇此觀之用褒則春溫共藹用卹則秋肅同清大
哉

王言度越千古矣他如往載所垂或飛翰於黼宸或視草於
鸞臺亦莫不樹骨摛華有高文典冊之美焉小言詹詹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一

烏得而模之也謹續編次以冠藝文簡端

國朝綸音

世祖章皇帝勅大學士傅以漸日講官曹本榮

朕覽易經一書義精而用溥範圍天地萬物之理自魏王弼
唐孔穎達有注與正義宋程頤有傳朱熹本義出學者宗之
明永樂間命儒臣合元以前諸儒之說彙爲大全皆於易理
多所發明但其中同異互存不無繁而可刪華而寡要且迄
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者亦不乏人當並加採擇
折衷諸論簡切洞達輯成一編昭示來茲爾等殫心研究融
會貫通析理精深敷詞顯易務約而能該詳而不複使義經

奧旨炳若日星以稱朕闡明四聖作述至意欽哉故勅

世祖章皇帝諭祭東鄉知縣汪基遠文

皇帝遺黃州府堂上官知府王偉

諭祭於故東鄉知縣今贈江西按察使司僉事汪基遠之靈
曰爾試宰東鄉刻勤撫字方資保障遽厯賦氛抗節不回殞
身城社可謂烈矣所司上聞良用憫悼緣賜祭一壇造墳安
葬爾靈不昧尙克承之

聖祖仁皇帝贈東鄉知縣汪基遠僉事文

康熙元年九月十九奉

天承運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二

皇帝制曰鞠躬盡瘁人臣奉職之猷表績褒庸朝廷勸忠之典
爾原任江西東鄉縣知縣汪基遠奉職無愆臨難不苟身膺
民社之寄克彰夙夜之勤當小醜之陸梁遽捐軀而殉節稽
諸常典宜沛貤榮茲贈爾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於戲宏敷紫
誥之華永作黃墟之賁幽靈不昧鉅典式承

諭祭署守備管游擊事劉志高殉難文

康熙十五年季秋月二十日

皇帝遣湖廣湖北承宣布政使司經歷成試銓

諭祭署守備管游擊事陣亡劉志高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
芳蹤卹死報功國家之盛典爾劉志高賦性忠直國爾忘身

禦敵衝鋒奮勇陣沒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爾如有知尙克歆饗

諭祭湖廣黃州協副將王宗臣文

康熙十六年六月初四日

皇帝遣湖廣湖北承宣布政使司經歷成試銓

諭祭故

贈左都督湖廣黃州協副將王宗臣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卹死報功國家之盛典爾故臣王宗臣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方冀遐齡忽焉長逝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於戲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尙克歆享欽此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三

仁宗睿皇帝勅襲陣亡道士泐營外委鄒元熊世職

嘉慶八年九月初四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尙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文武勲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奸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忽鄒元熊原係道士泐營外委因在本省打仗陣亡賞給雲騎尉與過繼子鄒觀光承襲准再襲一次

勅汪基遠六世孫封渭世職

嘉慶九年三月十二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尙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文武勲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奸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忽汪封渭爾六世祖汪基遠係知縣順治六年流寇餘黨陷城不屈死欽奉

特旨賞給恩騎尉與爾承襲世襲罔替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四

前代誥勅

明

賜吏部尙書詹同以翰林學士致仕勅

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攬英雄以圖至治凡二紀於茲曩者親征武昌平城之日爾同以文學之美從朕同游厥後任博士起居注學士皆舉其職又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猶輸誠效謀迄無少怠可賢也已朕不忍以爾老年服役奔走特命以翰林學士致仕爾惟欽哉

賜吏尙書吳琳誥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爾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克振風紀及貳鹺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爲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克稱朕爲官擇人之意

諭祭贈參議奚世亮文

皇帝遣黃州府堂上官知府葉期遠諭祭福建延平府同知贈參議奚世亮爾發身科甲才畧有聞歷職曹郎出佐閩郡署篆隣封倭夷入寇爾登城戰守誓與存亡兵力不支遂罹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五

鋒鏑守臣上奏良用悼傷念爾死綏晉官藩秩並加祭葬以示卹恩爾靈有知尙其歆慰

贈刑部尙書王廷瞻太子少保誥

大臣樹績當年垂聲異世雖加恩卹猶晉官聯匪直旌祇服之忠亦以示勤勞之勸爾原任刑部尙書王廷瞻性資沉毅才識疏通邁蹤制科起家郡憲烏臺妙簡早蜚骨鯁之聲卿寺洵登益勵羔羊之節陟明開府佐計河漕司寇陪京克佐協中之化遺榮田里衆推難繼之風後生視爲興刑法臺疊騰薦剡賜環非遠捐館遽聞宜霈殊恩用酬往勩茲特贈爾爲太子少保錫之誥命於戲昔之進而宣猷秋省今之沒而

晉秩春宮是惟優渥之恩永作泉臺之賁

賜工科左給事中邱岳勅

國家倣古諫議之職分設六科慎簡才賢實諸近列資其獻納之猷冀底敷言之績厥惟重矣非端慎明允練國事而識治體者烏能勝斯任乎爾工科左給事中邱岳清素勵於特操敏達優於敷政昔居劇邑夙著賢聲繼陟諫垣益隆譽問銓書奏最亟用嘉焉茲特晉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夫古人不慕專城之柄符竹之榮而願出入禁闥者爲其身依清近而雅言易聞也爾尙以古之賢臣自期勵志儒猷拾遺補闕用裨治化之成無負掄授之意其爾尙亦有顯秩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六

矣欽哉

古文

文載道道無古今也文達意意無古今也然而昌黎謂
爲文必師古人何也古之文格疏而氣厚骨峻而風清
以闡道則道明以述意則意遠以之施於制詔牋表論
說序記攷辨箴銘非是則弗稱自試場花樣日新志古
者希矣以余觀明已來是邦之士匪獨專精墨義其健
者往往抗心希古不懈而及之豈非所謂善自得師者
乎雖然陶化染學吾又以嘆師資之流澤長也

國朝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七

進易經表

順治十五年冬十月

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庶子兼內翰林祕書院侍讀加
一級臣曹本榮恭承

勅諭纂修易經今已成書謹奉表

上進者臣本榮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六經皆治
世之書作述既垂於往哲一畫最先天之秘表章尤貴
乎

熙朝唯其妙貫天人是用精探幽渺業資四聖實造化之元
闕道綜羣儒殆源流之奧府聖人以之開物成務學者
以之致遠鈎深包羅天地之神竒囊括陰陽之變態於

吉凶悔吝之理洞若秋毫知進退存亡之幾捷於桴鼓
遠則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天道遠而無不可明人
事紛而悉有可據顧前人窮理盡性原昭昭揭朗鏡而
行奈後學觀象玩占每俛俛同幽室之步苟非博采章
句櫟括義疏會異旨於同原立片言以居要卽枝葉而
究其根柢棄糟粕而尋彼淵微何以使大義炳於日星
深著乎性命之理來學升其堂奧不疑爲卜筮之資然
則讎校繆譌貫穿同異必有待於乘六御天之主始足
垂爲函三得道之書矣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八

通德類情

顯仁藏用

中正觀天下皇哉

天子之龍飛

和平感人心允矣

大人之虎變

乙夜之觀萬卷奎壁宏開三苗之格

兩階海山效順煥大文於經天緯地知

帝王之絕異儒生彙衆理於諸子百家陋古后之專言圖讖

凡屬先民正學悉垂

昭代鴻編况大易之全書尤六經之奧旨儒者研硃而□
究枉飛露於華箋博士皓首以難窮還叢芸於渠□卽
考註疏於王孔未續微言幸遵傳義於程朱妙窺眞際
猶恐百家爭喙或多榛蕪之譏兼之俗說流傳不少豕
魚之誤用是渙啟

宸斷俾之修輯成書撮要刪繁博選諸家之箋註要終原始
獨探至理之要歸固將沿流以遡源抑且得一而貫萬
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參語當在文字之先而因經成
傳因傳成文啟蒙不出詮解之外誠一代尊經之表的
更大道接續之微幾也臣學愧眞儒才慚都講管窺蠡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九

測未悉理數之兩家薪盡火傳寧識南北之二派祇以
恭承

勅命俯竭顛愚考訂不厭其再三舛訛或除其一二仰資
睿鑒乃垂金石而不磨允協

昌期如覩龍馬之復出伏願

天行時健

盛德日新在上有教思容保之功在下有遷善改過之實
君子之道日長聖人之教常新大啟儒宗用繼淵源於
周孔丕躋治化獲返淳悶於羲皇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上進以

聞

疏

宋

請修城疏

王禹偁

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十

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闕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

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

明

寶應越河成請河名疏

萬曆十三年

王廷瞻

寶應地方澤國委流汜光一湖尤居窪下上接淮泗長合七十二山之水通興鹽新興伍祐等場之疆由射陽湖穿廟灣東注於海地勢沮洳素稱險阻國初宣德間平江伯陳瑄築堤於湖之東蓄水以爲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一綫之堤當萬頃之波是以決爲八淺滙爲六潭興鹽田廬竈蕩俱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十一

被淹沒而糧運往來至不可以舟近來高堰旣築足禦伏秋之漲而淮水間從周家橋漫入則橫流白馬湖而直射寶應亦勢所必至也矧其東西相望浩淼無涯洪濤迅浪不時常作加以西風號起洶湧排空蕩擊石堤摧殘舟楫人人不能必命而葬之魚腹中者無月無之無論其遠如萬曆十年間一日而斃者千餘人卽萬曆十二年間糧船沉溺者數十隻渠沒漕糧至七八千石殊爲運道之梗遠近之民談此湖不寒而慄且東南財賦轉輸以充軍國之需命脈所係豈容哽噎若此臣仰遵廟畫殫力經營夫役用銀募招未嘗派擾里甲木石差官採買亦不千及有司雖勿亟之命屢申而胼胝

□□益勵興工甫及八月用費猶有餘銀兩堤並築五閘屹
□數十里之湖患屏之藩維千百萬之生靈盡居衽席且舊
堤有重關之險永無潰決之虞不唯行旅藉之以爲安而又
居民恃之以無恐萬口歡呼咸稱不朽再照先年高郵越河
開成得蒙欽定河名康濟近年淮安新河開成亦蒙欽定河
名永濟今寶應越河視之二河尤爲緊要自此而南由高儀
以達於江自此而北由淮浦以出於河實爲運道咽喉第一
之關利害懸殊事體更重伏乞皇上特賜佳名以光萬世無
疆之業

部覆奉旨是河名與做宏濟

請起用樊侍御疏

陳邦瞻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十二

直臣久戍瘴鄉敬遵恩詔請乞赦還錄用事成官樊玉衡孤
忠天挺小臣抱廟社之深憂浩氣雲蒸讜議關儲君之大計
雖一時緣慳直忤主而究竟以血誠回天當時之早建元良
今日之快瞻聖主縱未必皆其強諍之功亦不可謂無一激
之力而乃以諫行言聽之臣使終老於雷陽荒徼之境亮亦
天王聖明所不忍也况召用卹錄屢奉恩綸豈諸臣可紆朱
委珮於班行而玉衡猶未可生入玉門闕乎所宜卽日赦還
亟爲起用以爲批鱗折檻者勸也

乞致仕疏

樊玉衡

爲聖恩高厚難報愚臣止足宜知謹瀝血陳情伏乞俯准致

仕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事臣仕無中人之助言有狂直之辜
風霜五六千里瘴癘二十四年中經皇太后東宮兩赦不得
開伍先臣前興隆衛教授煒疾終不得與諸弟侍湯藥老妻
長子繼沒亦復半年得問臣荷戈卑濕之鄉屢遭悲惋之事
摧傷五內遂染風痺調攝連年始復初體臣幸得及見休明
拭目而觀太平之業又幸以前建白微勞得比覃恩起廢諸
臣除授今職文憑到時值臣在疚徂夏具疏謝恩辭任至秋
得報已蒙俞旨雖嘉其言而未許休其職時以部堂正官未
到意俟春暖抵任申繳乞休不圖獻歲之朝稽首北祝之後
拜奠家廟感慕先人夙疾頓發遂歷三時朝夕藥餌雖神明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十三

無損而筋力已衰回思臣今所授之官不容坐論方將明罰
勅法省獄慮囚雖在畱都罔敢暇豫陛下以濬哲臨朝諸臣
以明作就列而臣當過七望八之年抱福盡災生之恐卽列
擁帶之儔尙有懸車之限况於山林痼疾麋鹿同遊久別簪
紳不堪軒冕者乎臣前者自揣疎野上負聖明曾於辭疏之
中稍及時事雖語無足擇而報下公車愚臣荒耄之言何幸
得瀆聖聽臣始以言謫雖被謫而言終見錄竟能開皇考三
旬之治與陛下萬禩之休雖曰臣二十四載禦魑魅於廣南
猶之班鵲鷺於闕下也今臣荷陛下起用洪恩循省微軀莫
能宣力故於前疏復陳十事幸蒙嘉納臣自維衰朽之餘得

不屏斥已云福矣敢辱白雲之司於桑榆之景恐人將指臣曰是以言爲市而老不知止者也伏祈察臣愚衷鑒臣苦志准臣致仕於家俾得與擊壤之民扶杖而覩德化之成以終其天年則聖朝佚老之仁自臣而先受之矣

請補楚中謚典疏

李若愚 愚公

爲易名一代大典褒德千秋盛事謹據會典特舉幽貞事臣竊惟世運剝復全繫人心人心邪正祇賴名教人心者匡復宇宙之具謚法者春秋義也大夫沒則請所以易其名者其制昉於周公而定於沈約杜預蘇洵諸名臣或以全德名或以一事名貞褊惠繆正不妨褒刺並見夫法有賞罰一時之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十四

榮辱也謚有貞醜萬世之榮辱也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我國家鄭重其議五年一舉行綦嚴矣然議者多拘攣守文不從名教起念高賢湮沒不傳者比比而是往徐師魯建議止覈人品高下不拘官品泉壤始稍稍生色矣大明會典一欸實云官品未高勤事死義例得特謚臣考本朝以四品謚者魯文恪是也以知縣謚者鄧文簡是也鍾同以御史贈大理丞謚矣楊繼盛以員外贈太常卿謚矣何遵以主事贈尙寶卿謚矣陳選以布政贈光祿卿謚矣沈鍊以經歷贈光祿少卿謚矣近議鄒智以州吏目補謚矣楊源以五官監補謚矣何得以官品高下而廢勸懲大典也近奉明旨

咨訪謚冊發單會議臣楚人也例得言其鄉先正頃如楊漣首發逆謀精忠大節已蒙皇上鑒錄先是給事中李沂抗疏擊大璫杖闕下給事中孟養浩抗疏請冊立杖闕下一段義烈俱載萬曆實錄中秉禮諸臣能任之惟據臣所耳而目之可表可傳者楚有三大賢公論久定祇以官爵未顯議者闕焉臣敢摭赤以聞故戶部員外郎漢川張緒清操苦節胡威劉渙一流人而風節不減薛仁輔惠政不減陸九淵緒夙與張居正友及柄政不少遜始終以忠告相匡其力拒故人巡撫一語至今在海內名人口居然孫覺錢顛矣林居二十年孜孜以講明正學成就人才爲急遠近謂程明道再見晚節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十五

上疏乞代師李材死中外義之跡其一二正足廉頑立懦史臣焦竑傳之以告四方而幽芳徒挹嘉名未錫識者恨之故崑山縣知縣黃岡樊玉衝爲諸生便有徐穉非力不食梁鴻不肯因人熱風節起家兩劇邑家無石儲身無完衣苦節孤詣一肖其師張緒九年滿以吏禮兵啟事皆不報父病乞身歸竟以孝死學臣董其昌表曰孝介先生銓臣王士騏誌其墓禮臣郭正域紀其傳至今兩邑尸祝之種種芳猷鄒志完陳瑩中不是過也公議已僉同矣而以官卑不爲請不有知縣鄧文簡例歟故長興縣知縣贈太僕少卿黃梅石有恒清操卓識有膽有骨爲令發奸摘伏澡身礪節治平爲兩浙最

壬戌偵知葉朗生謀逆聞於撫臣得先發一日擒其魁請於朝立磔之不爾則吳越半壁皆震矣逆黨乘元旦拜萬壽禮突執有恒以報前憤欲因而起兵且逼奪其城印有恒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殺卽殺耳朝廷倉庫城池不是我買命物也遂遇害中外咸謂張巡許遠後身今世何得有此社稷臣蒙上贈且恤矣而易名大典方在會議臣有恒友也應爲之請自反此心可對君父臣不愧矣皇上若以臣爲讐言請徵諸左驗張緒仕畱都日久大節清風今畱都人仕中朝者余大成方孔炤等可訪而証也樊玉衝歷中州三吳治蹟最著今三吳中州京朝官多矣劉可法顧錫疇等可訪而証也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十六

石有恒死節始末大司馬王洽撫浙時嘗列其狀以聞現在朝端可訪而証也其可令此三臣者姓字不一耀於春秋也哉伏望皇上下訪部一照會典從公咨議簪筆之臣速定所以易其名者勿以官階不高而格之世教人心所補裨大矣
請文武一例殿試以尊主權以別真才以濟實用疏

甄 淑

我朝之制武科舉於鄉拔於會選於兵部祖宗之法至善也但思文致治武戡亂古今兩重之在文固寬取於三途制科以三試而武獨畧非立法之意有偏輕也蓋兵者凶事也談兵者雄心也在太平之世宜鎮之以靜故凶事不使之爭營

而雄心不使之妄動聊設科以收之以存武之一局以適少
文者之用而已不似文科制度詳備令其人戶誦讀率士之
濱莫不務爲亨途也此文則勸之修而武則示之以偃之隱
意也今何時哉四方蠢爾處處兵興博衣大帶之儒不嗜仗
銳披堅之味卽號曰大將偏裨亦不過平日之按籍而選循
級而遷以充員數而已見猫之捕而遽責以獵奚能之皇上
軫念封疆曾出榜招天下智勇而竟無一應且大小諸臣抱
憂危之心亦莫不各舉所知而竟無當於用者非天不生才
亦非草澤有真才忽不效於上也品必受鑑而後妍媸辨木
必受削而後曲直明人必觀察而後真僞定今大比武士天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十七

下英雄之萃拔矣與其出榜勤使招募不相知之人於不可
得之數孰若乘其負劍抱策羣然而赴闕下面擇之而精鍊
之之爲便哉與其以無功之爵祿無窮之帑費飽有名無實
之人冒上□下壑之欲孰若宏吾網羅嚴吾明試行無私之
登庸於無私之爵秩之爲公哉與其寄耳目於羣情施蒐求
於影響孰若聚之廷下俟聖聰聖明親見親聽之爲確哉凡
此入彀多士弓馬試矣策論試矣恐騎射之一或遺諸藝之
全而尺幅之華難信韜鈴之實况掄武與掄文不同其膂力
欲強也技能欲精也年力欲壯也神情欲奮發也心膽欲忠
也志量欲沉毅也才德欲智勇仁義信也眉宇骨幹欲超也

此數者可於尺幅弓馬間悉之否臣請皇上比照場例除頭項瑣屑不敢煩宸嚴而以策問面試之再以考選之法參酌其用待放榜之日暫令中試武舉以本等巾服謝本月末旬職方司查照各生履歷前數名加列單察訪會同九卿科道備細查核其單次分年貌勇力謀藝才德填註簡明句語或二字三字四字十月上旬內該司投單諸生過堂諭令各陳所能先期演驗部臣閣臣商訂揭進十月之望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尚書提其衡分官讀卷一聽皇上欽點傳臚第一甲三名始擬僉書都司二甲三十名始擬守備三甲百餘名始擬鎮撫各出身職方司陸續遇缺補授定於三年內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十八

選完以免壅塞臣之膚見如此况總督鎮守廷推國家之舊典也大將廷遣皇上之新美也當武臣進用之始而儼然廷試豈不赫赫盛舉哉雖祖宗原無是法然於舊制加詳非於舊制有背也倘於百六十人中得五得十以濟目前實用而由是永行天下不復貴文賤武人皆童習而壯行之間里健兒良家義士不堪章句者莫不磨礪以圖一售而國家從此收武之效矣伏乞勅部轉行臣無任激切之至

請旌表祖母陶氏苦節及妹洪有竒妻牛氏疏

牛若麟

奏爲聖世闡幽最切祖母苦節堪憐懇賜旌表用慰孤貞以

廣皇仁以隆孝治事竊惟激勸表揚朝廷馭下之禮制忠孝節義臣子立身之防維有禮制而後有紀綱有防維而後有風俗此帝王鼓舞一世之大權也我皇上自御極以來凡攸關綱常名教雖細必矜無微不錄一時大小臣工無不砥礪勸勉以觀德化之成而恐有負於堯舜之世況竒行苦節如臣祖母保遺可泣鬼神矢志輒回天地言之神愴思之淚雨能不嘔心灑血爲我皇上陳之臣祖父牛斗承襲祖職授黃州衛指揮同知世沐國恩捐軀莫報乃以急公糧運積鬱積勞而病且死傷哉於時祖母陶氏僅踰及笄忽當異變不但自計一死卽家人亦拚臣祖母勢不獨生臣父牛拱極孕腹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十九

中止兩月耳一時倉皇涕泣莫知所爲獨臣曾祖母力解慰曰汝產男耶牛氏有祀女耶死未晚也臣祖母少悟每於風霆震怒之際望空泣訴雖夜必興曰天不絕牛氏一脉亦當轉女成男俯地叩頭聲聞於外里人知之者爲之寒心至期當產臣祖母恐未必生男陰備殯具蓋前時之強忍自護者實非眞生此際之從容就義者誓在必死矣幸而皇天俯憐獲生臣父家庭戚里皆爲加額感傷至一週臣父佈痘危險甚幾不可起醫人觀之者掉臂不顧臣祖母搶地碎首昏懣復甦次晨臣父忽有起色若神助醫驚異之痘已病脾乳漿不能入口臣父或一匕一器或并日一食臣祖母亦一食再

食而不能下咽也臣父七歲求師臣祖母訓誨愈切辨色則促之就館暮歸則督課於臣祖父主前背誦如流始命就寢赴館後屬內戚之賢者往瞰之稍弗若家訓未嘗不扑責而繼之以泣也里中紳士知臣祖母之賢欲爲聯姻而臣母陳氏實與斯舉臣祖母莫知所從焚香告天曰牛氏再傳之後一綫之脉全係諸此願憐而明告之卜臣母凡叶吉者三遂定盟納采及臣父成婚禮臣母事臣祖母備極孝養臣祖母性剛烈竟日整襟危坐不輕笑語治家清嚴以古賢母自任臣母侍立不敢少懈命之坐乃敢坐也家雖食貧歲不登寧儉於飲食而臣父師友之費未嘗惜焉稍不給卽脫簪珥以

爲供至臣父欲襲祖職時則無其資矣旁求之親友終無應者臣祖母傾金五十兩泣授臣父曰汝父遺也此與汝併相爲命初念留此正爲今日地否則世職無由得襲矣臣父泣而受之始得襲受祖職理學先臣耿定向題其堂額曰千秋間節曰節艱撫遺一時闔郡公舉響應皆同乃臣祖母猶謂臣父曰婦人撫孤守節是自家本分內事何必令官府知道是臣祖母尚不欲有生後之名而臣愈不覺增生前之淚矣傷哉臣祖母也臣痛之猶不能言之言之猶不能盡之也計臣祖母苦節四十年而以積慘病終其間奇窮異困酸辛備嘗臣祖母卒而臣尚未生也臣讀書祖母主前一思及此輒

嗚咽不已臣妹幼時恒問之臣語以臣祖母苦節之故後臣妹適臣妹婿洪有奇踰年而早卒臣妹求死再四其姑勸諭之云汝青年自宜再適何自苦臣妹應之曰此亦恒情但恐死後無面見我祖母耳遂痛哭益甚血淚淋漓而死臨終時語臣曰可葬我於祖母之側矣臣一痛幾至傷生雖臣妹柏舟矢志出自性成實臣祖母之奇行苦節默有以風之也臣伏讀大明會典一欵凡民間孀婦三十以前夫亡至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又查辛未刑科進士鞏煊爲母褚氏舉節建坊壬戌禮科進士夏時亨爲祖母夏侯氏生母石氏繼母王氏舉雙節俱蒙恩允臣事與例合而臣祖母精誠感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二十一

格尤於苦節中爲人所難臣妹牛氏仰承祖母之風竟殉始終之義血心不泯至性難忘臣是以反本呼天特抒積痛我皇上以孝治天下闡揚之典幽隱不遺臣水木恩深情難緘默不控於我皇上之前而不忍安也伏乞勅下禮部轉行本處撫按衙門照例旌表不敢上煩國計准臣備資自行建坊則九原之下臣祖母率臣妹相與申嵩祝於億萬斯年而臣此後犬馬之身益盡瘁而不能自己矣

國朝

進奏議疏

劉子壯

爲懇請力行以光

親政事臣草茅書生荷蒙

聖恩拔置詞垣三年以來日夜思維矢竭顛愚光贊

高厚及至今春我

皇上親政

恩詔上傳頻頒德意及內外諸臣先後奏疏見我

皇上所以進賢愛民布德除弊爲開代致治億萬年久遠者

悉且備矣率是行之雖唐虞三代可以漸臻而望治之

心猶有待者豈言之者已詳而行之尚未能敏而奮也

臣觀數日以來所降

德音諸臣所條便宜自臨朝講學執經侍班臺諫立仗以及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二十二

用人理財省刑寬斂諸大典者皆已具備無俟臣言臣

所請者惟祈

皇上勤御便殿日召院部大臣將向來頒行及題奏者勅以

力行其已施行者務在持久其未盡行者宜加敏速務

求至當則內外咸精心實事而天下咸被德澤故不自

揆冒昧謹錄

親政以來

恩詔

上諭及內外大小諸臣奏疏爲二卷進呈倘蒙賜翻譯得登

御覽將諸事件每朝臨問責以成效臣不勝幸甚

請罷湖口關復九江關疏

王澤宏

題爲湖口之設關甚險九江之舊關宜復請照成規收稅以裕

國課以全商命事竊惟

國家之本計惟財與賦財賦之充足在鹽與關我

皇上頻頒蠲租之

詔屢減額外之徵數十年來農工商賈無不仰戴

皇恩固已淪肌浹髓矣乃有不費

內府之金錢不損

朝廷之額課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二十三

綸音一下各省歡呼則莫如湖口之仍歸九江關之爲善也

請爲我

皇上陳之夫昔日之設關九江者因上有龍開河官牌夾下

有老鸛塘白水港俱可停泊多船冬夏不涸無波濤洶

湧之危輸將甚便此誠利

國利民經久不易之善地也後以江西東下亦應納稅暫

移湖口此一時權宜之計耳初未計及湖口一縣地處

下流乃江湖兩水交會之衝又有上下鐘山巉巖峭壁

插入江中旣已設關遂成商船納稅必泊之地止有虹

橋一港水漲之時大船僅容數號小船僅容數十隻倘

水涸船多不得已盡泊江外大風暴起巨浪滔天欲求入口而不得欲求渡關而不能故其患不可勝言此湖口斷斷不宜設關之明效也或謂自江西出湖以下江南自江南入湖以上江西恐有漏稅之弊不知九江一關征船而不征貨丈尺已定稅無可匿臣查大姑塘去九江四十里在湖口之內舊係泊船之地應聽部司委員在彼收稅彙繳關庫以給票爲憑至各省出湖船隻大姑塘收稅者九江驗票放行各省進湖船隻在九江納稅者在大姑塘驗票放行則兩處自無漏稅之慮矣年來風濤時起沉溺疊見商情以積久而不得伸差員

以時暫而不敢請此臣所以不得不代爲請命也倘荷允行則往來舟楫無傾覆之虞東西商賈無漂沒之苦既於額設

國課一無所虧又於貿易民生皆得其便乃經久無弊之良圖也臣本楚人九江湖口皆臣久居故於情形甚悉伏乞

勅部詳加酌復務審稅課之盈虛查風濤之險易考人心之向背一經改正庶船多稅足商悅民安無不仰頌

覆載之恩同於天地矣緣係條陳事宜字多踰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俯賜施行

請通行常平倉法疏

鄭 昱

題爲積貯成效宜廣變通仰祈

睿斷迅賜施行事竊惟民爲國本食爲民天食足而民安民

安而國阜此古今不易之理也臣辦事垣中見戶部覆

直隸撫臣郭世隆爲

聖心愛民甚切米穀久積宜商亟請變通以濟實用一疏內

稱應如該撫題請各州縣所存米石加謹收貯以備賑

濟其餘米穀平價糶賣秋收照數糶買遠倉仍將賣買

過銀米價值數目造具清冊報部查核等因具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二十五

題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將見直隸之積貯卽足直隸之民食穀貴不

致傷民穀賤不致傷農年凶則有備無患年豐則出陳

易新常平倉之善制直隸被其利矣臣請得而推廣之

竊思直隸而外各省俱報有積穀之數俱開有捐輸之

例存貯米穀無邑無之但未奉部文不敢擅動耳查各

省昨年豐熟者固多而饑荒者間有如河南山陝江淮

等處內有

奏報發賑者有請停漕糧者是目下青黃不接之狀與直

隸同也夫積穀原以爲民也穀積而無濟於民食其謂

之何仰祈我

皇上迅飭部議凡各省積貯捐輸米穀行令各撫臣酌量州縣之大小詳察存積之多寡應留若干米穀以備饑荒其餘剩者俱於每年五六月照市價減糶所糶銀兩仍於本年九十月糶買新穀還倉稍有羨餘存爲修倉之用夫夏則舊穀必貴秋則新穀必賤穀貴則量減而糶以利民穀賤則量增而糶以利農豐歲則出所存之銀買穀以補倉而常使其有餘凶歲則發原留之穀給賑以救荒而無使其不足更將賣買價值動用銀米數目造冊報部查核買穀則覈實在給賑則予開除民得通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二十六

其緩急穀不至於紅朽如此則常平倉之良法美意行之北直而效行之各省而罔不效雖有水旱而天不能使之災所謂議變通以濟實用足民食以安民生者莫亟乎此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

劾疏

高宗實錄疏入

萬年茂

爲特參無恥之學士以儆官邪臣謂廉恥爲國維之大學士列清華之長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我

皇上賜宴臣工於瀛臺殊恩異數千載一時際此隆遇正當深自砥礪以圖報稱詎有侍講學士于振陳邦彥於排

班恭迎

聖駕之時二人同列東班適值戶部侍郎傅恒經過陳邦彥向之請安打跽二次于振打跽一次大廷廣衆屬目驚駭而二臣恬不爲怪臣查侍郎學士品級雖有不同而翰林院之講讀學士則體與六部之侍郎相等以其相等而屈膝打跽是替官方也且我

朝制度京員惟諸王認識者近前打跽請安貝勒以下平立答話而已其諸王不相認識亦不請安故雖在部司屬無向侍郎打跽之例而二臣甘心爲之是違朝制也禮曰侍坐於尊前見同等不起又曰朝廷不涉位而相與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二十七

言不踰階而相揖矧

聖人在上嚴肅清明觀禮之場白晝獻媚二臣誠不自愛如國體何臣在班目擊祇緣賜宴大典仰叨曠代之榮私懷包羞之義嗣又恭逢

聖駕謁

祖陵巡方問俗普天同慶未敢上瀆

聖聰惟是兩月以來道路播聞人人訕笑午夜慚惶隱徇滋懼爲此繕摺糾參伏乞

皇上嚴示戒懲立賜罷斥以申朝制以肅官方俾知無禮之逐共敦羞惡之心整飭廉隅振興士氣所關人心世道

誠非渺小臣愚不勝悚切待命之至

附議諱萬御史彈章辯

王德新

昨承籤示萬南泉侍御劾陳千兩學士疏不必載入邑乘亦似存厚周防之道新熟思之吾楚自前明楊忠烈擊魏璫吳忠烈叅丁紹軾後彈劾不避臺閣生風者百餘年寥寥鮮聞幸有萬公一疏足接前武後之人收拾表章當不啻隋珠和璧乃棄而擲之忽令梓里無傳可謂仁乎藉曰存厚柱冠直鯁之臣爲國家持風紀觸邪佞乃忠誠之心之所鬱發薄夫豈能出此今必爲之深諱是以其言爲傷世教也以其言爲逆人情也容容者舉世皆陰德矣害義孰甚焉若曰防患當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二十八

其奏疏之時公正發憤有必不敢隱情惜己者固已置寵辱於不顧何賴後人之回護爲且
純皇帝止輦受言特因其稍戇而抑退之迨

仁宗修

高宗實錄仍令芟潤載入固未嘗斥其言也足明言者之無罪矣昔歐陽永叔詆高若訥謂其不知有羞恥事激烈過於此疏而其文傳播當時膾炙人口公未聞構奇禍傳之者亦未聞有所株連況在

聖朝不諱之時乎且其嗣君梓巖現官直牧郵屬採登此疏彼其子孫審知無患而局外乃代爲杞憂抑何不智之甚也

閣下是典非徒循故事而已蓋將綱紀人倫表揚直節也猥獻芻蕘伏維亮察

策

國朝

殿試策

劉子壯

臣對臣聞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進言與其

文毋寧過質今臣拜獻之始也又蒙

聖諭許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浮蔓之詞聲韻之體雖宏麗可采而真實或闕毋乃非所學而或辜

明問乎欽惟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二十九

皇帝陛下

道闢乾坤化包中外驅除亂逆奠安生民隆祀典以達孝
廣試額以求賢罷厰衛以寧人去寺宦以謹始近且勤
召對以開言路弛養馬挾弓之禁寬隱匿連坐之條凡寬大
之政蓋亦漸已舉行四海被其風而仰其德矣然猶
聖不自聖下訪於愚豈以爲臣之言誠有當乎雖然處不諱
之時而有所不盡非臣志也夫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則
滿漢皆一家也

朝廷雖無異視而百姓不能不異也卽滿人漢人不能不
相異也百姓之所以異視者何也邊防之外愚懦之民

見一滿人則先驚之矣又有挾之爲重者以相恐其實滿人之與人未嘗不愛也處事未嘗不明也守法未嘗不堅也居身未嘗不廉也而小民預有畏怯之意雖其極有理之事嘗恐不能自直於其前則其勢不能以卒合而又時當變革之初民重其生是以雖有相愛之誠而不敢相信雖無相凌之意而先已自怯也此百姓之所爲異也滿漢之不能不相異者何也滿人有開創之功其權不得不重滿人有勤勞之積其勢不得不隆漢人雖尊貴之位力固不敢相抗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專者未免輕漢人爲善狡爲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

懼滿人之多強之多執是以有懷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盡也此滿漢之相爲異也今欲去其異而同之臣謂滿人尚質以文輔之漢人尚文以質輔之其以文輔之者設滿學焉或如國子監或如教習庶吉使讀四書五經以通其理觀通鑑綱目以習其事限爲歲月以考之亦可以知奉教之人卽爲他日奉法之人又可以察其才之所堪以爲選授之地其樸者教之禮數以知謙讓通之市易以知義利同之好惡以達其意通之交遊以習其情日漸月積至於化而相忘矣其以質輔之者凡在官以實事責之選授之公於所選之人參舉多

少知之錢穀之任於所掌之務出入清慎知之司教者於風俗美惡人才盛衰察之典戎者於民生安擾盜賊平定察之監司以屬吏奉法舉劾當可爲考有司以土田開墾民人歸業爲課凡在民以實心責之如往來毋以其少文而畏其難近如事理毋以其好勝而懼其相使如貿易毋疑其貪狠而設爲欺冒如居處毋厭其鄙固而多所棄遠如是則習俗雖不同道德同之也音語雖未通氣類習之也意見雖偶殊義理達之也一文一質方將變通古今轉移造物而有何不化之畛域哉抑臣所祈者願復古曰

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論道取內外章奏面相商訂諫官仍得於仗下封駁則上下情通滿漢道合中外權均宰輔不僅以奉行爲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爲能則中心隱微皆可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休也又何遠近百姓之風不可同與至於地之多荒者逃亡多也民之好流者賦稅煩也

國家未嘗不寬恩而上之所放下復收之則民不感也國家未嘗不定額而令之所減吏欲益之則民不知也蓋古者理財以愛民爲先籍民以墾田爲實今欲足賦稅必先減之何則今田之開者不及十之五而賦不可免

則終不能應不能應則必有中飽於里甲零侵於差票而民益亡田益荒故不如察其荒者議蠲焉是上寬必不可得之賦以活民之生實收散可漸歸之民以厚國脈也若夫民之不能耕者官給牛種春以助之秋以收之焉又設常平之倉荒歲以備救豐歲以備貸倣社倉之法察之以月報積穀司之以廉正鄉紳又訪古西北之水利或堰或防以時築洩東南之圍田如圩如沙因地修舉務在不擾民而利民則民知田之可種自能歸業民知賦之可供自能墾田民益歸而農大起農大起而稅自足矣若夫盜之多有民之不靖則在亟廣寬大

之政而已矣漢光武遺將每曰凡征討豈務多殺傷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裴度平淮西卽以蔡人爲牙兵或諫之度曰蔡人卽吾人庸何疑故_臣以爲一在酌叛服之法也其來歸者或本於投誠或迫於兵力以恩待之使安其爵祿以信予之使保其身家則無有自疑而爲叛者矣其未歸者或地遠阻化或迫挾相從宜別其首從毋及善良宜完其室家毋多係累則將有相率而格心者矣一在弭禍亂之萌也

國家沛大恩令爲兵者與爲賊者悉許歸農而此輩不知感也彼其喜亂之資以掠劫爲長技以焚淫爲本業豈

能退而修農桑之勞事商賈之謹哉其平居三五成羣
凌厲鄉黨剽竊江湖聚匿山壑法有所及則望影而逃
風有所聞則羣譟而起去之則無盡殺之理留之必求
處置之宜臣請令所在揀其强者備爲勁旅如古府衛
之法什伍相制懦者率令屯田以時教閱居則有城守
之功出則有禦侮之用上無養兵之費而下無夜呼之
聲此亦杜萌之道也一在清釀成之源也小民經數亂
之餘幸少安息無不欲守其田廬長其子孫然而守令
不治則有重賦以迫之有雜役以困之將帥不治則兵
未討賊而先虐民民未受賊而先受兵誠能慎有司之

選嚴闔外之法則百姓能安其身奸猾何所藉以爲用
乎百姓不生其心叛逆何所指以爲名乎此又端本之
治也如是則執亂首而誅之是殺皆仁天下之心也取
亂民而釋之是宥皆定天下之術也而奚憂盜之不息
民之不安耶自古開國祈命必在敬德和民故周以忠
厚享年八百故臣以謂宜廣寬大之政也然而臣有
清問所未及不敢不直陳者夫二帝三王爲古神聖功化
之極然其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故講學爲明心之要修
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請

簡宰輔侍從先將大學正其句讀說明意義然後四書五

經漸而進焉至於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

經筵之餘仍將內外奏疏逐事講說印證經傳以敬爲正
心之功以誠爲復性之道以仁爲成已成物之本理明
可以知人幾審可以制變享國億萬年而臣民咸獲覆
載無疆之福者將在茲乎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千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上學使六策

六正文體

呂德芝

五經四子之書聖賢明道之精言也而士子以制藝闡發之
能明其道者內可以修齊外可以平治故朝廷以之取士然
而有其體矣吾楚以文名海內前哲如林可不具論至今日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三十四

而文體不正惡濫競登每鄉會墨卷歲科試牘一出强者如
飲狂藥弱者如受腐刑其貌襲先正者則印板衣冠絕無生
趣而言情致者又如游絲之冒烟煤愈嫵娜而愈汗穢違問
發明聖道哉竊以爲文章之爲物也剽青剝紫不患乎無詞
偷格換律不患乎無局三家村師亦必取左史八家之佳句
爲帖括不患乎無調纖側取媚諧諛爲妍又不患乎無姿與
態所難者體耳何謂體詳明誠慤者告君體也殷勤懇至者
誨下體也淵懿端直者贊頌體也委曲諷諭者規諫體也數
典相機準情酌勢高不亢卑不貶者詞命體也援據允當不
溢不苛者論斷體也紀事紀言無所加損者叙述體也詳引

實詮如義類而轉注者訓詁體也稽其事究其理盡其常變而徹其上下者辨駁體也且也廟堂之體宏以瞻山林之體曠以逸燕閒之體安以舒祭告之體肅以整責問之體嚴以正宣慰之體溫以寬碑碣之體謹以信箴銘之體微以戒然此皆其易辨者也必也有實理有真氣有雅致而後可謂之體何則文有正體有變體而無非正體辟如青天白日天之正體也而暴風疾雨迅雷非變乎然無風雷也不可以爲天九達康莊地之正體也而高山幽谷非變乎然無山谷也不可以爲地總之爲正爲變皆有天地之實理真氣以流行其間而其致自雅雅致者生趣也於人亦然人有長短肥瘠皙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三十五

黔美陋之不同夫長肥皙美人之正體也而短瘠黔陋則變矣然均謂之人而未嘗異者以其皆有人之實理真氣雅致以流於官骸之間而形非所論也爲文也亦若是而已矣渾噩精微平通正直接之而泉原萬斛揚之而光芒萬丈者文之正體也幽奇刻削險峭孤寒若巫峽之猿啼陰墳之鬼語者變體也然十三經楚辭以及先秦史漢魏晉唐宋諸大家固炳若日星而老列莊荀虞晏淮南與夫諸子之自成一家者代代多有而終古不能廢者以其皆有真氣流行於楮墨之間以欣欣然動其雅致而實理未嘗不寓焉耳當今日而欲正文體亦取其有實理真氣雅致者而已矣雖濃素平奇

手挽不一而有之者必高超而樸穆精警而醇細發越而光輝整暇而疏暢洗俗艷而却時趨如是者取之風草之感速而英異之士登何患乎文體之不正哉然而有其本矣言者心之聲也自優劣法廢而士子無所勸懲奔競路熟而士子無復廉恥賄屬徑開而士子不復學問心之亡也久矣安問其言卽有一二自好者杜門鼓篋亦不過以帖括備抄襲非能如古人之立言修辭也卒之贗鼎售矣魚目混矣彼又何所樂而勞心苦神以求之於古耶良醫之治病也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楚文章標本俱病而且急焉者也竊謂救之之法當取勝朝天崇及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三十六

國初諸名稿以針砭其標庶膚浮俗濁之惡蝕可殺而佻儷油滑之媚骨以更然後反而求其本以六經明其理以秦漢魏晉厚其氣以唐宋諸大家盡其變而博其趣以成宏正嘉諸名作定其式而正其趨而至要者又在以廉隅風節端其心術性情如是教之涵濡旣久神骨一清發爲文章莫不各得其體國家豈不重有是文賴有是人哉不然文病日深非

細故也

此上行親書孝友文章四字額並跋以贈之

啟

國朝

賓興錢士啟

蔡韶清

恭惟諸賢秀孕文明星占德聚蓉自秋以懸鏡宮非月而剪
羅挹江漢之波濤才堪濯錦採東南之竹箭志欲凌雲賓適
興乎玉筍班聯金勒駕將勸矣黃華香襯綠袍燈續九微羽
飛三爵既篤笙簧之好用敷桃李之榮謹啟

書

晉

與西陽令孔德琰

應 璩

嘉麥正祥惟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
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駘背皓首奔走道路旌表曜日鼂鼂
雷動以此掃敵必將席卷况於微蟲能無驚駭卓茂治密魯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三十七
恭在中牟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
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比興不降靈雨麗此二災憂心忡惓
逐蝗之道敬聞命矣不審致禳將以何物

宋

與潘彥明

蘇 軾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
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
氏園亭曾興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爲作
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
且喜無事風顛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

人各爲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
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君游如昔日也願遍致此意

贈別王文甫

蘇軾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
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而不
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
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
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髣髴
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週歲相過殆百數
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後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三十八

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

哉七年三月九日

明

與郭善甫書

王守仁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
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相與一堂之上而後快耶來
書所問數節楊仁夫至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
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如此誦泳深厚諸如數
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
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來不縷縷

黃白之術世人秘之吾丈樂與人同之盛心哉顧若而人者其輿馬僕從周身之物無不畢給耶抑縣鶉枵腹望屋而趨者耶倘用無不給固宜深居簡出無求於世若猶作窶子狀胡不自治也其來也果疇昔道義交耶抑絲蘿之好耶不爾則當有一面雅若生平未嘗有一面而間關千里授以神奇之事則所謂明月之珠無因而至前不能不令人按劍也

與郭桐岡

王廷陳

廷陳謹啟桐岡先生僕於左右輒有所薦幸君侯聽之客有居門下者施生雨泗上人也能琴琴能自合材質由膠漆徽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三十九

軫以上不一假他手古今人所爲曲操彼誦之曰是可絃輒譜而被之五音不爽能書書兼眞行草八分又能漢楷能篆刻能雜畫數者雖未臻妙善然其品不下矣能吳謳謳能爲疾響爲慢聲其疾也則激烈悲壯若劍客互擊瞋目而語難忽然爲慢則闡緩婉媚如孽媵病姬隱呻澁訴欲盡而不能予每傾耳而聽之未嘗不怪其宮徵之暗移歡戚之驟逮也其最奇者則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點畫不淆體裁各具於粒麻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卽有炯眸非極視專瞪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誠文囿之絕伎生平之未覩也僕見古昔丸奕庖削之流皆得專精於記籍亟贊

於聞人此君子下逮之仁曲成之誼也況生所能乃儒術之支裔學士之旁暢乎卽其人跌宕負氣澹泊寡營羈控莫施疎逸近達雖無典學之績而妙性資之合雖在韋素之賤而蘊紳佩之器雖被泥滓之跡而勵振刷之操雖寡儋石之儲而絕愠怨之色至於負俗之謗時時有之人不以病生生亦自謂不病也然則僕之禮之獨以其能哉僕於暇日於後二藝面令爲之知其非妄茲不敢蔽乃以所爲敬致記室一以明慧匠之未乏一以證吾言之不虛我侯多材藝而好奇其於此子必有鑒賞矣

諭銓部諸老書

樊維城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四十

職父當戊戌之春深計社稷靈長之慶不惜碎首隕命冒觸天威幸遇聖明寬仁放之嶺表此其忠鯁獨至誰人不知抑其辛苦備嘗誰人不憫且前後謫戍有因註誤者有因礦稅者至於國本惟職父一人詔書云云定有以應此一欵職思爲父孤忠吐氣靜俟休命無何亦蒙吏部列名奏請然所列者止姓名耳今八閱月矣職父旣不言祿祿亦弗及豈諸老先生竟忘之耶夫以勞勩則職父剖臍以爭國本其疏具在似不可忘以困阨則職父白首瘴鄉流離廿載似不忍忘以恩澤則明詔特爲職父更宏一網似不當忘况諸老先生舉親舉讐乃千古之遺直而職父一起一廢關盛世之典章此

寧可漫以意行止者職海隅小吏初釋父書安知銓除大政忠而見錮必有其端獨自去秋引領望恩至於今日時接邸報凡註誤觸犯諸臣咸蒙推授卽未及者亦有一二疏中稱其才望何於職父寂爾無聞深可駭嘆假令職父向以他事去官不由貪酷亦得際逢覃恩閑居冠帶此朝廷禮士之仁縉紳自重之體也何況職父所言者國本所爲者君父以正直忠厚如諸老先生豈以重縉紳而輕君父耶盍試權之職父之宜急推者從來之國典也其欲緩推者近日之銓事也其不容不授者萬世之公論也其竟不肯授者一時之私議也國典銓事一屈一伸孰大孰小職父盡忠原非有榮華之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四十一

冀然瘴癘風霜艱難險阻幸得再見天日職爲人子忝竊章綬縱未敢妄冀殊恩豈忍令不返初服乎職父年雖七旬筋力尙壯况意氣銷靡二十餘年精神歷練不復激烈能爲國家持大體豈遂無益時事而虛糜爵祿者卽職父恥邀後福絕郵朝媒亦不肯以進退未明之身受職馳典職不自揣奉職無狀敢以上請職父向爲臺官不敢望登卿寺班於前者起周諸臣惟與職所引例亦應得復父職不煩銓曹設處但祈實授一銜則於錄舊之典旣全而於權時之誼亦無礙矣

國朝

與熊次侯書

劉子壯

昨座上所言夜來思之過却此時別無機會蓋撫臺所題楚省兵餉每歲十七萬有奇而民間止供十一萬有奇其在餉兵者分文不可減而取之民間者則有荒熟之異地水旱之異天完欠之異人催科撫字之異官在十一萬尙有三分之一不能全徵是楚省之餉欠至十餘萬矣即使能完亦欠六七萬無措處以此入告將望發帑金乎抑望各省協濟乎今內帑告匱是上無可發而江西之餉責之江南大河南北荒蕪遍地自支不能尙能及他乎計惟有清兵一着汰其冗者則兵不擾而餉無煩再增也近如敝鄉民間極苦屯兵婦子不得寧而雞犬無遺種其望兵之去不啻望歲矣爲司農計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四十二

上之則盡徹以爲征湖南入廣西之用次之亦宜少減老弱無用以節損浮糜之費如謂地方纔定未宜輕議則敝府止留三五百精卒自足以彈壓飛揚蘄州有道臺亦可不設兵爲守况前歲之亂全由蘄鎮兵丁凌辱士民蠶食紳富以致激成變亂是有兵更以生亂亦非能靖亂也度此時楚省之困已極新有助修城工之旨則民間無可廣額藩司無處設處不如去無益之兵以損有用之食上不至於憂乏而下不至於重困也敢祈老年兄親詣大司農一商此事以惠困窮以拯軍國不勝幸甚今早期於衙門言之會年兄未來又恐一二日卽司農覆奏遲不及事矣故不避倉卒草此奉聞

與曹木欣先生書

汪琬

琬聞昔者孔子之以道自任也蓋當衰周之時王者之迹既熄學校大壞太師瞽矇之官雖設而不能教士詩書六藝之籍柷敔鐘鼓琴瑟干羽之具雖存而士亦不能自淑於是孔子起於布衣日夜與其徒講求先王之文推明堯舜以來天人性命之旨以相授受而其徒亦翕然從之然後其道大明當是之時所號爲高第弟子者則有顏閔游夏之屬士大夫之交遊往還者則有晏平仲蘧伯玉左邱明之屬然邱明親受經於孔子及其爲傳猶不免傷教害義豔富而誣之失以致紛紜詆訶者訖數百年而終未有定則邱明之於道也齟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四十三

齟不合者多矣而孔子顧有取焉子游之以文學友教也不及一傳再傳荀卿氏則已指斥其流敝以爲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者矣蓋考其所得不過得道之器數止爾非有與於性命精微也而孔子登諸四科之列何也琬於是深歎後之儒者其持論太高其責備太無已而孔子之教育人才如是乎其不可及也使孔子必舉其道以律人則子游氏固可謂之賤儒而左氏之議論文采亦必以聞人受戮矣此豈學者之所望哉琬嘗辟之今夫匠石之操斧斤以入山林也伐其小者爲楹爲柅爲狙猿之棧其大者爲棟梁爲貴人富商之櫛傍蓋自拱把已上三圍四圍七圍八圍無不取也亦

無不用也惟其取之之術博而用之之途寬故凡天之所生山川之所蓄荆棘茨刺之所蒙翳一遇匠石吾未嘗見有棄材焉使教育人才而得若孔子殆亦學者之良匠師矣今先生從事聖人之道致知而力行有年如此學者苟不自放棄孰不褰裳攝裾疾趨先生之門哉顧琬少無鄉曲之譽壯而備官於朝又無王公大人之援引默默退守自度無可表見望先生之門而趨趨畏縮者屢矣不虞先生欲與之相見又欲一觀其所爲雜文蓋真有意於孔子之教育人才者故敢以其說進伏惟始終造就之幸甚

上徐藩憲修志事宜書

王道明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四十四

通志之修莫難於人物藝文人物尤難於藝文人物中之忠孝節義更難於鄉賢名宦楚自南華著於漆園雜騷作於三閭策論表賦傳記詩歌代有作者然去春華取秋實期於羽翼經傳黼黻皇猷而已其繁文豔曲無補於治無當於道者芟而去之可也鄉賢爲衆論所歸名宦有政績足據理學名儒非其人不傳蓋必實行有徵而後舉之口又幾經詳核而後筆之書或有實而不傳傳而不實者鮮矣惟此忠孝節義或生當鼎革之際或託跡微賤之中或其人已死而子孫並無遺類或其事已佚而父老無所傳聞或身以隱而自晦其迹或格於勢而莫闡其幽苟非索之極詳求之極切其剛腸

正氣盤鬱固結可以貫金石而昭日月者不免與荒煙蔓草同沒矣而勢力之家好名之士思誇張其祖先標榜其親故或非忠而飾爲忠非孝而飾爲孝非節義而飾爲節□□傳刊銘連篇累牘公呈私託積案填門幾於人盡夷齊母皆歐柳不且玉石無分耶恭逢

皇上

雍正二年

特頒恩詔凡忠臣孝子烈女節婦一經舉報靡不

立祠建坊勒碑題位其所以維持風俗振起人心者厚且至矣然桑門楛戶之內山陬海澨之遙力不能舉者有之舉而中格者有之他如東海無子令女無親木蘭遠戍貞別嫌微陶嬰早寡禮拒強暴者又豈少也耶而忠臣義士其宜聞而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四十五

不聞者大都類此執事以館閣之鴻儒作江漢之西伯承俞開局纂修通志羽檄星馳搜求遺佚固將無美不採無幽不達矣而愚心切切恐奉行者文而不實舉報者私而不公也懇加檄屬郡嚴飭地方官其採訪也寧詳勿畧其申送也寧嚴勿濫果係忠義必臚列其素行果係節孝必條舉其實跡舉得其實褒以賞格舉失其實懲以罰規夫以執事一人之耳目欲周知夫八府其何能遍而分責之府則無不遍矣以一府之耳目欲周知夫各屬其何能實而分責之縣與學則無不實矣而縣更責之里正學更責之士子倣

皇上保舉例而行之務使幽無不達滯無不宣庶幾採者皆

遍遍者皆實有以仰副

皇上之俞旨乎他如發凡起例比事屬辭則操觚者責也無所復贅矣

與萬南泉書

蔡新

舍弟都中來信知門長兄二月得郎真大慶也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吾兄今日兩得之矣聞四月內南旋未知何時到許闕爲面別特草數字以當促膝我輩平日過失叢滋稍不及檢卽墜落萬丈坑塹但當時時動心忍性搜尋自己病痛力加振刷克治使身心中確有可據然後可以言命吾兄氣質剛勇學識深邃非弟鄙劣所能望萬一者獨迂愚處亦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四十六

頗同病回家以後更望一意涵養口不言出都之事素精易理卽取屯坎蹇困剝復履謙等卦時加觀玩講求古人寡過之方而實體之至斯世斯民之故亦無時不往來於胸中此自是吾儒心性中事非關用舍也此際卓然有見方有站腳處若徒於盈虛消息禍福榮辱等事淡漠置之一達觀者能之非所望於賢者也弟拙疎如故悔吝愆尤日見其多受命以來刻刻悚惶數月之間心力俱瘁祇求自盡此外是非聽之輿論得失憑之氣數亦不以介意也伏冀細不便卽留息相示知交落落又復水流雲散然精神貫注亦無時不合併也久不談不覺縷縷餘不一

論

明

黃岡縣舊志論六十首

茅瑞徵

黃之號始春秋矣厥後列辟代興宰割異制爲邾爲西陵爲南安爲巴州爲木蘭或郡或縣分割靡定迄隋而下始肇今名粵稽紀籍班班足據茲特原其世次綜其始終按圖而徵今古其目睫乎

沿革論

周官九州封域皆有分星以警妖祥保章氏掌之其後若裨竈梓慎甘石之流辨分星所至往往奇中余非史氏惡知星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四十七

彈丸黃邑其分幾何又觀晉天文志云江夏入翼十二度邑故隸焉將無同之與然其詳不可得言矣始述所聞以俟明

哲

星野論

黃規土遼濶窮鄉去治百里而遙介諸險阻恒不若於法抑所謂鞭之長不及馬腹廣輪綺分而沃瘠誼淫入疆可徵有專土矣甌脫之爭何日蔑有以壤錯得跳而越焉幅隕實當孔道舟車如織則吾未驗所息肩也

疆域論

邑介淮楚池江漢而塹之實荆蜀門戶余上下境宇觀古戰守營壘若臨臯崢嶸烏林邏堡等處依稀在目未嘗不喟然拊膺焉異時紅巾嘯聚傾市遷蜀事定授塵多江以西人此

前車也西北岐亭盜賊雲擾嘉靖間督捕通判羅瑞登創立公署伐石甃城尋以姜家畝邑黃安而岐亭之備遂撤然其地錯壤黃麻至今稱萑苻藪三江口扼東上游尤督亢地昔蜀漢拒魏必伸好江東以藉長江之險金人渡淮岳飛乞親至蘄黃議攻守高皇於此首殪僞漢成萬世業皆地利使然頃設江防專督武黃與洞庭分勢控制而三江守備以戊巳游兵首尾策應庶幾石畫然猶朽艦鈍卒擁空名耳倉廩實而武備修其斯爲奧區神臯云

形勝論

山若水地所爲理也黃故澤國又映帶岡巒自天馬山奔騰而來大崎小崎皆巖嵒秀削而住息於聚寶山蜿蜒數折實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四十八

爲郡邑頭顱形家謂蘆花三裊云前則武昌西山近爲几案青蒼百疊爲屏爲幃水從鄂渚滙洞庭江漢之流環抱而下彭蠡瀕洞汨汨足稱勝美矣第山爲東擁運肘偏薄往代爲遷客之居國朝天運昌熾夾洲突起而城西赤壁磯民廬櫛比遙爲衛送形氣於焉完固在昔稱黃岡山靈川媚當生大賢爲國家慶瑞夫天地鍾孕亦自有時氣運推移衰以基盛黃猶苞蘖之地可不勉旃

山水論

廂鎮鄉都周禮經野之義也古鄴有長都有師鄉遂有大夫以掌厥戒令以歲時登夫家衆寡而察媿惡興賢能今之制不必同然不易俗而脩治雖茲黃邑畫地辨方星羅鱗次商

授廛旅授館士食舊德農服先疇各得所矣邇年間諸道路物價騰貴庶民有嘆息聲而市肆爲甚此何以故有事茲土撫茲繁庶其何道以保厥寧宇使無有遠志吾願與當事者

圖之

廂鎮論

自有邑來閱人成世所不與俱盡者顧其人足爲陵谷增色耳黃邑故四戰之國也遺壘纍纍俱存此委土師保與若乃披斷莽剥殘碣間多名賢勝蹟物是人非莫可覩縷如第窮要眇之觀卽璿臺瑤水何關他時重輕是在瞻彼流風永言仰止庶幾神交其人庾道季云廉頗李牧千載上凜凜猶有生氣語雖不倫意極有會矣

古蹟論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四十九

余縱觀境內馬鬣封白楊蕭蕭所在各半湮沒一蘇氏乳母乃至今稱說不置儻云附驥千里者耶非也黃鮮月出游衣冠諸名賢有膺制褒寵間爲當道尊顯得書故僅寥落如是鬱葱佳氣千秋生脉在焉亦旣榮施矣不然俗多諛墓墓木之拱可旣乎

陵墓論

四時異候五土異宜剛柔異稟風之爲也若浸若淫孰鼓孰舞漸以成俗莫知其由江南之橘濟北之狐豈繫殊性封域則然今邑衣冠萃止詩書起家致位尊顯甚衆乃頃或間厪當事者憂士駕材而民翫法視皇民之敦有間矣人亦有言風行於上俗易於下余與邑父老子弟均有責焉

風俗論

物有無多寡相躋美惡貴賤相敵無論農與末競而農與農亦競善哉計然謂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故蠡用其術越霸而家三致千金也黃邑介藪澤民刀耕火耨有魚稻之利俯拾仰取嘻嘻自足至老死不去其鄉然實無他珍產如禹貢羽毛齒革皆非黃有今撮其可記者述於篇

物產論以輿地志

城池論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五十

苦湫隘獨庭有雙柏森森欲摩天其他署按往牒就圯者半甚且蕩爲魁陵隄圍相彼小人皆有闔廬以庇風雨况民上哉余間以餘力爲綴葺守茲勿壞在官茲土者幸無以蘧廬

視也

公署論

余始入黃謁文廟鞠爲園蔬問故事業請當道動公帑百金迄無完績不敢理前請捐貲葺之黃固楚材藪也頃縫掖之士挾冊而哦以萬計三歲一售得補弟子員僅數人蓋游士蠶屯矣及俛一日之得終其身不復虞再試然則奈何曰廣歲進之額而數課之以時獎其逸羣者而斥其敗羣者則黃

士且彬彬矣

學校論

祭祀馭神首先八則洵巨典哉素王之宮萬世爲士駿奔走
恐後矣四封以內社稷是崇犧牲玉帛其敢有愛他所祠宇
多古名賢偉節功德孔昭流芳不朽睹厥廟貌庶幾景仰之
思焉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卽煌煌伏臘吾寧置之秩祀論

積貯生人之大命也周制縣都有委積以待施惠自平糴之
法始於李悝漢常平宋義倉意率倣此今黃邑倉廩畢具儻
歲稔不常水旱時有此嗷嗷待哺者其何道賑之千日之積
以佐一日之需道莫如勸施如所稱宣任氏給事公家而後
高會粵有人焉若第仰給縣官而已贖鍰有盡度非天降地
出其濟幾何倉廩論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五十一

周禮族閭比黨之法亦何其防民之周也夫業已相受相和
親有罪奇袤則相及俗安得不善良民安得有姦宄黃邑負
山帶江前此溪峒萑葦聚嘯成羣余受事竊廩廩焉亦既不
啻五申矣惟爾邑長老子弟尙克相余使無卽隳若乃教化
不明猶是武斷鄉曲以愚其民則讀法其爲戎首矣鄉保論

邑稱舟車孔道紳冕旌節賁來相接皇華原隰置郵如綫如
使毀垣而行無安卽次無乃委罪主者乎第前此郵舍久圯
禾黍離離入境幾不識斥堠余竊按籍豎坊大書某舖某里
遠近始瞭然可辨其他祖帳供給業經全書減損已甚若惟
是飭厨傳稱使者意余且逡巡未能矣郵舍論

辰角見而除道天根見而成梁自昔重之故武侯治蜀卽國
事倥偬之秋道路橋梁靡不修繕此其吏治精密矣邑故多
山峪溪澗一值霪雨兩岸瀾蕩不辨牛馬行旅頓足可勝悼
哉茲予於關梁津渡謹誌之俾無就頽毀而民不病涉以從

孟氏之義

關梁論

余讀太史公河渠書悉水利害神禹盡力溝洫備旱潦今築
堤壅流抑豈其遺意與烝雲泄雨荷鍤是資興廢之原以揆
史白井泉稀少虛口江流疏勒可爲鑒矣維馬與蟻吾將從
問智焉

水利論

觀於楯櫓而知朝廷激勸之意至渥也夫士崛起巖穴致身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五十二

通顯卽得勒名貞石表表都邑間其他閭里婦子節行茂著
亦且蒙顯旌垂不朽士習民風何能不爭自奮乎黃邑楯櫓
甚具爾來半頽圯載在舊乘猶可考記國瞻喬木家續箕裘
是有望後人云

棹楔論

亭臺池閣寧直恣遊覽已哉蓋揆天度察稷祥望雲物往往
以之邑百里內率多名賢遺躅惟芳韻猶存山河代變俛仰
之間輒爲陳跡令人徘徊思慕無已時若徒侈陽雲之賦詠
泣新亭之風景無裨勝具吾無取焉

亭榭論

金宮貝闕以嚴老釋名山勝域以處髡緇獨黃邑乎哉俗之
浸淫至以爲祈福資若恣遊戲於三昧士大夫且然况下愚

乎余素不墮此窠臼遇高坐深公輩當復以禮法士相目旨哉陳仲醇氏有云佛氏一教乃天地間大養濟院斯言竊謂得之今所志寺觀自己見郡乘外不以汙簡冊推波助瀾則吾豈敢寺觀論以
上建置志

周禮大司徒掌人民之數詔王安擾邦國而鄉師遂人以歲時校夫家之衆寡登而籍焉國朝制歷十歲一閱其民以口自籍蓋亦猶周之遺意與今考洪武中甫脫戰爭宜戶口消耗憲孝以來承平日久民日以蕃息而戶更減豈有他繆巧棼之也高帝立冊府皇都之後湖湖水四環夜不舉燭慮豈不淵哉戶口
論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五十三

土色右黃黃以土名邑壤豈其上耶今進三老問民所疾苦兼土風所稱說團風陽邏堡西北百里而遙田多間曠有十畝價僅數金者還和永寧之間頗號沃饒俗言東鄉石可登數十金何懸絕也異時清丈所得幾倍前額埤長陞擦里胥乘之欺隱每坐堂皇徵會簿書慮無不舌敝耳聾欲爽然失

矣

土田
論

書稱則壤成賦黃不宜桑而稅絹額以千計往返荆岳不乃滋吾民重費與往余嘗議附織當事業難之頃直指以通省改折請尋復中格曰是成例無動爾將例豈天定耶必不得免則近議增費官織猶爲甦息焉若南絹數幾何而解役稱

累已無算通融酌處以全吾民余未之能行也

夏稅論

國家都南北而江南粟分餉焉漕徵速而運遲南運速而徵遲胥猾因緣轉多逋負余頃議併徵庶救狂瀾萬一云天潢租稅將茲仰給不腆之邑間於荆楚以奉湯沐不贍策安出哉他邑改抵稱貸黔婁者乎府倉浮額濫觴滋甚若乃貳糧水脚諸費不衡新議而聽無名之徵雞廉虎飽民間有重困

耳秋糧論

黃陋邑也羽毛齒革其波及皆他壤之餘杼柚其空餅壘既竭以供君之外府往猶冀於寬政自左藏告乏而催科日急四司料價並入考成徵億唯恐後時反裘負芻惜乎無以其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五十四

說爲吾君告者與

額派論

邑原定食鹽鈔七萬六千六百六十八貫今改折著爲令國家詔祿米鈔兼支員有常額矣考闔邑官吏例支各湖課鈔近乃從周諮廉得之自茲邑無乘事之無稽又寧獨於此

鹽鈔

論

余覈糧冊至驛傳棼如亂絲矣齊安郡驛也而仰給敝賦十居其八李坪陽邏且虛口外屬幾何不秦越視李坪之困自西邑永充之議掣也往報殷實不堪命始議加編而應募蓋寡宿猾盤窟其間歲盡閉門要挾爲常耳陽邏改編起近歲寧人實不堪而謂我已乎加夫加馬迄無常額夫皆有幸心

矣行旅之往來無淫於異日其可也此誰非民力而浚之哉

論驛傳

煩役非古也熙寧中差役雇役紛如聚訟然苟民所便是爲令豈顧問哉余嘗南涉鄂渚北達燕道光息間矣又邑水旱皆有車轍馬跡焉見置郵踐更事不可缺黃固蕞爾邑一切澤宮關梁倉社輿隸之屬動損數十百緡故無宗人大藩之仰給與萑苻之警而民困已甚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若竭髓府怨難令矣

均徭論

蓋治邑如家然米鹽凌雜思一之不共給敢憚煩乎衝附之區動輒取辦無米索炊巧婦不能乃吾民亦旣殫其廬之入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五十五

竭其地之出矣悉索敝賦車殆馬煩無若協濟之畫餅何往府學並本縣子弟故邑賦兼給焉今他邑每試輒爭額而賦籍自若此詩人疾首於西揭也

里甲論

邑自正賦外所輸上方畧有數等山澤所出幾無遺算矣頃徵南之令日益而爭利箴末黃市人無賴子弟率攘臂其間賈舶爲之氣盡實藉諸當事者苦心調停勉副常額猶冀社稷有靈及是時弛一切無藝之征與民休息惟此黃人庶乎其以寧也

湖稌商稅等論以上田賦志

周制千里百縣有縣正以掌其政令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之春秋時縣邑之長晉曰大夫魯衛曰宰楚謂之尹漢制率

因秦凡縣萬戶以上爲令唐有赤畿宋有望繁皆以戶口爲
差元置達魯花赤一人丞簿尉及學校官則就地因時更置
增革我國家縣有令庠有師而又分以佐領轄以員屬規模
視前代宏遠矣官制論

秩官志矣下及椽史諸曹得附載蓋掌簿書任奔走亦此輩
是賴惡得曰卑之無足稱數乎論制祿而必及庶人在官吾
聞之子輿氏吏役論

逞余勒邑令題名記多從郡志頗殘缺頃乃從諸黃髮緩頰
兼剝蘚斷碣中庚得若而人丞倅以下益無徵矣文學博士
至武廟後始詳黃故文獻邑何脫畧乃爾今特攬所已聞合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五十六

而表之銓其世序系其邑里於義無所臧否史法也其灼然
聲施足光簡冊者別有傳縣官論

原夫一命莫非王臣斗食均爲祿仕往籍漫漶靡得而譜耳
目所逮特並次之雜職論

張令以名顯於宋若碩果然草昧之初撫循修葺非徐公不
爲功哉胡簡位列華秩至今藉藉所謂登高而招者乎虞孫
而下後先越數十年諸耆耄猶能誦說之若趙少宰涂中丞
曹憲使徐武庫皆余所及知率廩廩德讓君子矣名宦論

張丞之傳賴兄友虞尉敦倫啟賢聲施至今尚儒淡泊受職
亦人情所難若遇春事更奇余特爲搜而出之夫二百年間

佐倅茲土者未易更僕廼所傳指不可多屈豈他片言隻行無可稱述抑以卑秩脫畧耶考古傳記率以丞尉簿顯一命而上咸足自見又豈異人任也余特書此以廣後之君子

名宦

丞尉論

庠序之地教化攸興煌煌多士身爲型範安在其投閒置散漫無短長之效乎今所載諸君子大都質有其文無曠厥職有足稱者楊參知居學署不能具饗殮又所謂士非困阨惡能奮者耶若曰一席寒氊而弁髦視之則有諸君子左証在

學官論以上官師志

王制選俊造進論定任官而比閭族黨事舉言揚彬彬如也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五十七

爾時辟士得者一適再適三適有賞不者大罰及之於戲覈矣洪武初尙沿古制有孝弟力田有經明行脩有茂才異等有文學才行出衆有秀才儒士人才童子諸科烝我髦士廼覃廼詳宣成以後茲制寢微卽屢詔遵行竟爾格閣豈鬢序爲羅列無逋鱗逸羽而巖棲谷飲者盡愴父面目無足辱元纁耶此亦可以槩今古云

薦辟論

自有進士科士之得雋與世之衷艷士者若祥麟威鸞然以余覩邑中後先數十公往往用經術起家蔚爲時棟惟言惟庸故自一道矣鄉舉翩翩各萃一時之勝杞梓皮革恒甲他邑獨貢以潦倒例得官少年至以相訾訾乃比部君而下其

人類有以自監三塗遞程何沒沒也相馬失之肥夫士竟可

皮相哉

科貢論

國家席治安久人人緩帶誦先王稱古昔見有以韜鈴顯輒相與揶揄之曰惡用是老兵若爾則管子所云拳勇股肱之士與漢制勇猛謀畧堪將帥皆非耶卽一日有緩急縣官其有賴焉黃邑饒耕鑿秀士樂治博士家言二百年間得占名武科者僅數輩然又起自近代其人率敦說詩書有儒風未可以介冑唾棄矣

武選論

古優臣之典亡踰周矣然異時勞人之賦曰不遑將父瞿然有內顧之憂焉今表中所次諸勲君豈非以子哉閭里譽命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五十八

若身有之卽其子靡盬王事何慮之與有邑稱任子者四王謝位躋華鼎澤衍胄嗣所謂仕者世祿乎康奚之先以死犯難並得錄其遺孤斯勸忠獨至云

勲封廕襲論

景廟時邊圉孔棘始令天下人士得納粟馬爲國子生後代革代仍然終不可復易夫士坐困鄉序廼托足成均覲有鴻漸之望是其錚錚者若由是贅名假道徒丐餘寵以自顯庸似不足以辱邑乘然卜式東海鄙人後爲御史大夫有聲於漢馬卿倦游成都以詩賦顯夫非輸粟爲貲郎者耶士亦各自致耳豈必起家賢科然後聲施後世哉

例貢表以選舉志

德升抗言直節不爲世撓翩翩中葉賢相也明太祖綜覈吏

治黃邑三冢宰象賢迭起俱能以經術結主知猗與盛矣若張京兆之端亮謝中丞之樂易廖太史楚紀並稱之賈啟之而下三君子敷歷中外所在著聲致身台鼎宜哉大臣論

廖德慶豪邁自喜遇真主委身靡二以功封侯雖材武亦致明哲哉西歸時上所佩將軍印綬庶幾郭汾陽韓蘄王風迨其卒也竟未免高鳥良弓之憾予黯然悲之黃榮勲烈不甚張顯然修輯懷徠有功梓里其名蹟可覩矣勲臣論

余稽郡志及楚志云王思旻起家薦辟或曰掾曹也夫一刀筆吏內廉行修疏陳民利害十餘上必得請後已嗚呼難矣奕世載德蟬冕不絕有以哉樊元之兩爲令慕海忠介爲人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五十九

一時治行千里誦義無窮而卒無後以死是又安可知耶宦蹟論

論

吳左丞圖興復不克而死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廖武閔草昧識主建功竹帛一朝失利握節就囚彼誠欲有所用其未足非苟而已也汝寅敢任事興化之難躬蹈白刃蹇蹇之節誰曰不然良臣一尉身殞而錄典及之斯國家之待死事至渥

矣義烈論

黃邑山水渾樸風氣積聚士起家賢良文學砥節礪名斯經術輔翼固然若廼里巷匹夫懷獨行君子之德恂恂孝友重然諾取予周人乏困不矜其能此豈非世所謂賢豪長者間

耶傳曰不言而躬行覩茲益信篤行論

邠老稱詩蘇黃間貧而益工豈詩故善貧耶斯舉而下著述不多見余獨怪以稚欽才小貶其氣爲所欲爲何不得而卒放置邱壑以死抑所謂不窮愁亦不能著書者乎萬寧州詩散見他集庶幾一變呂丹稜雅有彭澤風其孫元音從余游頗能道之伯固世其家聲殊有鳳毛竟歿折不長惜哉文苑論

余觀仁與靈未嘗不歎周澤之遠也黃祀多他族兩人春秋伏臘缺焉何哉韓忠獻微時卒業招提茲邑乃其發軔子瞻而下率多遷客流人牢騷坎壈江上借色又令人千載暢滌

矣僑寓論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六十

余遑登崎山望雲樹滄茫意其中有巢許窟穴不可測識洎北上燕薊道經孔子河士人指問津故處未嘗不徘徊太息焉山靈不朽泉石宜人衡門考槃之士繼踵不絕有以也隱逸論

論

文王化行江漢雖游女皆有靜德焉黃豈其遺地耶以余所睹記諸貞淑非有圖史箴規率彼天性矯然厲志秋霜朗烈丈夫何以過他如張氏女不作商人婦以死抑又難矣古語曰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其是之謂也列女

論以上人物志

詩自江漢肇端而其變爲騷爲賦實擅響於楚黃無聞焉是

何風之不競也子瞻以蜀江之派大開堂奧而季常邠老輩
賡相唱酬一時風雅可念維是整弧先登詩則牧之文則元
之黃庶幾不爲陋邦矣方王師東下而陶守徐令並以雅什
張楚可不謂兼材哉雕龍繡虎爲勝泥下潛蛙余茲按諸家
集折衷之分途競爽要不詭大雅觸目琳瑯直却車而載耳

藝文
論

古人愁苦著書不以撫仕易身後名誠然乃懸書咸陽者字
直百金而親見楊子雲自非俟芭孰知其書必傳於世盱衡
今古正索解人不可得耳野史方書苟無災木君子將有取

焉

書籍論以
上藝文志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六十一

洪範庶徵言天人最著乃京房翼奉輩牽合傅會儒者病其
拘而不知變休咎事應當如皋羽報耶精禋相盪是誠在我
唯月唯日之義何不聞耶黃於縣寓雖如黑子著面故老所
占水旱雲物不得缺書韓太傅有言今災異可畏乃在人妖
茲爲睹原者乎

災祥
論

汝穎蘄黃之間夙多盜長江上下舟出沒若馬然西北步騎
短兵弗格也邑又介浞川義水古亭山谷易嘯聚歲間侵民
遁從潢池三尋之矛若鄧林矣頃承平久桴鼓不驚韎韐附
注諸君子席先世餘蔭千城豈有賴焉黃實古戰場桑土綢
繆計安出所望於審敵者

兵變
論

二氏詭於正乃長生久視之術或冀得甘心焉開士晚多逃
禪自喜近儒冠而緇衣愈詭秘矣華山白骨如莽志大宇宙
昔人所訾然劉更生多識嘗傳列僊西方聖人其教雅擅超
悟是未可概以幻妄遺之也仙釋論

學者習分九流智窮五技精之不可以二也如此夫倉扁誰
傳顧陸誰繼多歧忘羊病同今古至仲文以刀筆之流傾動
人主唾手卿相記稱文成五利豈足道哉子姑鄙術藉以階
寵又在鬪碁下矣方伎論

蟬不知雪蟲不知冰爰居不知鐘鼓語寡聞者之茫如也六
合之大何所不有世人少所見多所怪縱言而及邑中故實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六十二

鮮所通曉何論其他茲予於耳目所識並收而次之旁及稗

官野史以備說乘

撫聞論以
上雜志

國朝

論往事

朱日濬

天生人才固無所不用然用之於常雖庸夫亦有一得用之
於變在賢者不免失措按長水日抄云通州距京城之南四
十餘里城中積糧數百萬石英宗己巳之變北方兵起謀報
欲據通州倉糧朝議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
史陳僖敏公鎰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敵未至而棄軍實
非計也盍若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支一歲之糧各令自支

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
濬謂文襄此計自是正當道理初不難知但倉卒之間無由
遽見及此耳故曰居常貴經遠之畧御難重應變之才昔流
賊張獻忠將破黃州府北城外卽蘇東坡赤壁也中有高樓
三層迫近於城衆議恐賊據以窺城遂焚之樓之下有大石
碑十二列於兩旁皆擘窠大字係東坡親書赤壁二賦遒麗
勁秀昔人所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罕有儔匹者俱付
之一炬之中濬當時年方十餘固建言若焚樓先移碑碑不
及遷當折樓以全碑當時司牧及鄉先生於卒然之頃無暇
熟計且不留情國寶置之罔聞遂使千年勝蹟蕩爲灰烟嗚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六十三
呼惜哉

葬論上

呂德芝 時素

葬者藏也所以愛其親也人不能無死至愛如父母及其死
也不能久畱於其家故葬有定期人有長物藏以善地况父
母之身乎故葬地必卜卜也者愛其親之至也人之目不能
及泉壤恐土薄水淺葬者或速朽焉人子之心弗忍也卜吉
矣深掩而堅築之時時而展視之人子之事畢矣然而骨肉
斃於下陰爲野土未有不朽者也而孝子之心以爲不朽斯
不朽矣何嘗有某山某水宜子孫某干某支宜富貴之說乎
自聖道不明人欲橫流陰陽之說又從而蠱之不肖者乃挾

父母之骨以爲奇貨淹閣暴露養術士數十年以謀之大者望卿相次者科目下者溫飽舉人生之道德學問一無所用而惟待命於地靈卽盜跖而得善地其子孫亦必昌熾焉士大夫又從而緣飾之傅會之遂將人子愛親之心一切出於私利而牢不可破夫五經四子之書聖人之爲後世計者至深遠也屬在教孝者益諄諄焉至於葬不過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葬之以禮與無使土親膚數語耳孔子爲中牟宰教民以五寸之棺七寸之槨依山爲墳不封不樹曾子問喪禮詳且盡矣未嘗及於擇地使果有堪輿之說何難明示一言教人子以審慎而反刻爲定期久卽罪其暴露哉晦菴朱子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六十四

大賢也誣之以五遷其母夫防墓之崩孔子泫然曰古不修墓咎其始之未慎也朱子當此大事不慎於始已非矣乃至五遷何不愛親之甚耶市俗不足道薦紳先生以爲美談抑又何耶漢陽王孫羸葬以速化張奐幅巾措床櫬殮卽掩以土盧植亦命土穴掩埋不用棺槨趙咨遺令時服素冠藉黃壤以速朽固曰賢知之過而要皆不惑於葬師者河南吳祐葬其親於不封之地術者謂法將滅族祐不之動宋司馬溫公葬其先人以己意擇便利者行之不用葬法呂東萊買荒山四十步衰兩世之喪以昭穆法厝不計支干向背然吳祐四世爲司空溫公兄弟爲列卿至宰相呂氏名賢代出文獻

中原是遵何道哉或曰如子之言當如何而葬曰如孔子之言葬之以禮耳禮何如曰貴賤視其職有無視其家五月三月踰月視其等祔祖而依其昭穆者善也無可祔惟擇山之南向而後日不爲城郭道路田畝者掘之五尺而視土之燥濕燥可用矣加之卜筮以致慎焉有財者爲灰隔瀝青之制以盡人子不欲速朽之心否則縣棺而封仁人君子當不以薄其親而非之也是之謂禮曰若然葬書不可廢乎曰其當廢也久矣溫公曾疏請焚之其言不用安望於今其亦存吾之說以俟後之知道君子耳

葬論中

呂德芝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六十五

或曰子旣非堪輿之說矣但易曰俯以察於地理公劉之詩曰于胥斯原瞻溥原陟南岡楚邱之詩曰揆之以日景山與京周書曰我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又何以稱焉曰是皆謂民事與國都非葬法也剛柔燥濕五方之土不一其生民種藝亦異聖人察之教以稼穡而定其貢賦故土田之沃瘠耕穫之早暮風俗之奢儉人民之強弱無一不知而酌其政治使安其職業此民生之事也豈支干向背之說乎至立邦建都相陰陽而觀流泉則國制也向明而治九重尊焉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以臨民而聽政故必土圭以考景城郭以設險堂楹廡宇以置官司闐闐閭閻以處百姓於以長久生聚

蓋卜以定之而後遂人匠人各奏其技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者是也然亦僅曰築室于茲耳豈謂葬乎至於葬則有其法矣周禮大宗伯之職其屬有冢人掌公墓之地辨貴賤定廣狹圖以限之先王葬居中子孫以昭穆爲左右諸侯卿大夫士以遞而降罔敢踰焉又有墓大夫掌凡邦葬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族葬各從其親而亦以昭穆爲左右然皆就郭外寬閑之地各爲塋域毋祔於父穆面其昭無所爲龍穴沙水之法也蓋先王之於民也生則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以盡愛養死則定其宅兆聯其戚屬以永孝思故宋儒謂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此類是也秦漢以來古制雖湮邪說未盛卽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六十六

奉尋邽孟之徒精於陰陽而仍無一言及埋葬至晉郭璞以方外之學著葬經二十篇其說始堅而後世傳會增益之一曰宗廟之法主於星卦宋王伋行其說始於閩中流於江浙一曰江西之法主於形勢以爲龍穴沙水始於贛人楊筠朶曾文迪賴大有而盛行於天下至謂其術可以奪神功回天命致功於人力之所不及以致人子之於父母生則利其身爲怙恃之資死猶挾其骨爲富貴之具儼然商賈之畜奇貨焉士大夫又援地理之說以文之謬戾背道不求於心其爲說也白晝吮嚙生人鬼語不可以欺牧豎而搢紳信之若詔令焉以致離其祖域棄其禮祔破人之塚盜人之墳甚且

並已親之骸暴露棄置焉而恬不爲怪唐太史呂才著葬經序以闢之其言有物而人不之信愚夫之難曉乃至此與聖道不明邪說恣作生民之禍至於死後而未有艾也有心世道者能不思所以挽之乎

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論應

萬年茂

制

臣謹案帝王之治天下以道其本道而行之則以制制者因時制宜以求合於道焉爾天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親義序別信之理未嘗一日泯於人心聖人順民欲而爲之禮防民慝而爲之刑其禮與刑又視時之上下而斟酌焉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六十七

及其既定子孫守之數百年而莫之或改然臣觀聖人之制禮也恒詳其制刑也恒畧古之治民者飲食有經祭祀有時燕饗有節冠昏相見之儀一切皆有限制彼其養之以天安之以性使民油油然趨於爲善之路民之得過者亦寡矣其或過而卽於刑也然後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夫聖人之於刑其輕重非至難明也然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同犯一科情有淺深臨事而詳議之以爲其事既著於禮矣出乎禮乃入乎律而小大之比使人得引禮而求其當者蓋亦例所自昉也夫未有律之先刑從禮出以禮爲制既有律之後刑從律定以律爲制制既定於律矣而古今之沿

革時事之同異與人之情僞日淆或麗於法而律所不載者例實載之於是例始別於律而有以操禮制輕重之權禮之輕重一操於例則必能守例以通例之窮而求禮之意乃行之既久一事數例議事之人不能記覩也以其案委之吏胥吏胥因緣爲姦輒匿其案其具賄者然後爲出例焉賄多更擇其善且輕者予焉既以欺嫚有司而有司之文巧者復利其然亦得意爲比照以快其恩怨而遂其自便之私苟其私之不便雖以法所當然亦將置之不行矣而所行者又必例之所有例或無之則曰情理雖協如名例何若以例居情理外者於是例又別於禮而並以其權操律之輕重夫例既以

權操律之輕重則以去禮益遠而例幾於不可勝窮宋臣蘇軾有曰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自今觀之宋之無法甚矣熙寧以來敕目滋多日以眩瞽而當時諸臣猶曰任法彼其例果可謂之法乎天下之弊至不可防也我之防弊者逐弊而生而人之弊又常出於所防之外故莫若審其端於禮而一其權於律禮者陽也律者陰也陰常居於冬以佐陽律常宰乎例以佐禮例不定則律輕律輕則人玩法人玩法則上下遁上下遁則無以成尊尊親親之化而教事無權然而議例者不知也譬之物然實於堂矣又以爲宜於奧實於牖矣又以爲宜於楹天之雨露不私一物聖人德

教不私一民卽令寘之而安亦無益於天下之大況其不安而以供吏胥之抵欺滋有司之抗弊焉政之迷也有自來矣且夫琴瑟而更張之必其不調之甚者也爲政而更化之必其不行之甚者也天下更化之事自有其大者遠者而豈在區區之間乎果能立綱紀興禮讓成教化使上下有序六親和睦則天下固已無事矣惟其不然故多其例以制之又不能深知天下之利弊而出以至忠之心愛國之實惟以疑事嘗試於上苟爲自媒而僥倖其一遇焉然則其議幸而不行耳行之或滋擾矣下或以爲具文矣久之或復故處矣夫當其言之已無要其必成之意其濟否不可知其當否未嘗問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六十九

又何怪弊之叢生而他人之更苛而議其後耶此所謂無制之大者也史稱蕭何爲政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夫高祖定天下興禮致治一切未遑不以此時講求三代之制以幾所謂復於古者術亦疎矣然而兢兢守法之意未嘗不可師焉何也古者秉禮以權律後世秉律以權禮禮經散軼若不主律則律奪於例而例益以繁故守律莫如定例也定例者必息紛息紛者必當理息紛而後能達當理而後能久達者行之以彊久者要之以信彊以信然後能通律之窮求禮之意而以合於王道之大全焉則天下其庶幾可得而理也與

風俗地氣然也嘗與時移易時因風地成俗風行於上俗易於下亦有一成不易者唐魏之儉陋鄒魯之文學至今猶是也黃岡風俗所聞異辭然輕剽易怒史遷言之蓋江淮以南類然匪直黃岡矣岡俗始載隋志其言淳質儉約宋蘇氏則以爲厚善寡求不爭時之遠若合符焉抑其地有不易者也自明至中衰歲不登汙吏攫奪無撫綏術海內盜起於是邑莠民亦芽蘖數十年事勢流激豈俗使然與邑人王伯固據之乃謂五重庶安盜賊比肩民故刁悍不束於法而中和尤爲盜藪茅氏輯邑志遂因焉嘗考前明邑治北鄰麻城西鄰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七十

黃陂其時黃安未設與豫之光羅諸邑接壤蓋邑西北去三治遠而地當兩省之交稽覈互匿又崇山隘嶺深林密箐人跡所罕經爲逋逃藪迤而南則紅蓋之左五雲之右山澤迂紆無間阻易出沒故時西北境多盜而當其衝庶安中和無寧日固其所也中和南濱大江盜水居者以湖爲宅船爲馬自洞庭至彭蠡一舴艋橈楫數十瞬而至陽邏葉家洲三江口又俱當其衝而陽邏處中和遠地水陸通汙易納嘉靖間黨捕誅之寘黃安治扼其吭而拊其背盜以寢息夫盜挾莠民爲窟誅莠安良也而罪累良不殆於以莠爲良者耶我朝教澤涵濡百年以來人登三古而務農勸學岡俗爲最記

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廣谷大川異制者因而利導之以返素樸俾無漓古處非昔無而今有也民之角忿也以不能忍輒訟旣懼訊亦輒逋訟師走丐他邑諳是者爲之士之刀筆無百一非扞法也往時見里中家百畝冬夏絮布無裘葛寸綺器用苦窳見衣冠則詫而走吏至股栗而故老猶言天崇間民宴具常舍肉宴已計片授荷而請遺焉藁脯觔可十筵有老死不窺城市者夫伯固去天崇數十年耳伯固云孝武之際戶殷實人重爲奸其間累年之近不謂俗之良能如今日然以爲侈靡干禁多逋喜訟度善變不若是易易不若是其俛以亟此無辨而明者也物之積失有漸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七十一

其返正亦有機顧積輕易返積重難返適於塗者見歧焉不旋踵而復其機迅耳邑之莠民猶是也夫八吉堡鄂境也與陽邏界江其人業魚多盜雍正問請置官弁日再巡鱗集而稽之江行無夜警矣邑旁地土有點習者常以其鄰爲邑詬厲數十年懲而馴之獄訟寢衰焉世固無難返之俗也况積輕者旋返已非一日乎抑志有之命氣相高無問士庶一言還意譁而逞狂豈地所謂輕剽易怒者耶儉約時少異矣長民者務司其柄而謹持之而文儒彬彬受之和采猶是淳質厚善者夫下之遠罪久則其被上之風以化者愈深而教行易豈易俗而理之哉

有明一代用人行政得失論

朱兆斗

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而已矣治天下有法興利除弊而已矣然二者必寬大爲體明斷爲用而後不至生疑防而流刻急以攜天下之心以僨天下之事此致治之原而得失之林也明太祖起自布衣奮然有安天下之志其未定天下也威名旣著豪傑景從文如劉宋諸人武如徐常諸人得人盛矣其旣定天下也一掃元之弊政詔天下立學修孔子廟設府部院司改行省爲布政使司考吏治定賦役修水利立兵制行政亦無弗當而且禁內官預外事焚錦衣衛刑具若逆知後世之弊而預防之論者嘗以方之漢高惠帝繼統仁孝性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七十二

成未展所爲諸臣靖難成祖逆取順守用夏原吉蹇義胡廣等後江撫民修書誅陳瑛磔紀綱天下稱快仁宗委任原吉楊榮黃淮楊士奇金幼孜權謹建閣舉賢詔求直言法司愼刑君臣同心美不勝舉宣宗復聽榮言親征高煦保全趙王欽文昭武功德俱隆英宗正統初三楊倚太后力得以請御經筵復聖賢後裔詔旌義民放教坊多人天下乂安于謙於景帝監國握樞柄商輅彭時入閣立團營減銀場課官錄顏孟子孫及宋儒後襲博士而反北狩之危固守爲安得以復辟天順八年中用一李賢而庶事咸理懷恩之抗直王恕之忠貞亦未嘗無補於憲宗也孝宗朝徐劉李謝四相同心而

有罷傳奉官織造監遣僧道設預備倉諸善政至此爲明一代盛衰之界武宗時非無人所可取者獨除孔氏田賦而已世宗以興獻王長子入繼大統在位四十餘年若更孔廟祀典加至聖先師號復常李鄧湯劉世職毀宮中佛殿皆由楊廷和毛紀費宏之賢穆宗獨得徐階力張居正當國尊主權覈名實不可謂非賢相卽繼用葉向高尤得匡救之力光宗一月而崩熹宗嗣立凡七載得楊漣左光斗移宮正位懷宗英明剛健自信邸入登大寶卽磔魏斬崔並誅客氏罷諸邊鎮守中官天下一快心其時諸臣若韓爌引用正人黃道周劉宗周非不蹇蹇諤諤而明祚卒移是亡明者懷宗而明之

官無能爲逆嚴刑足以示威幾爲世世子孫之秘計而不知
迄亡而不可制者已伏於此由是成祖命中官刺事而東廠
置矣侯顯使外域而僧道聚矣宣宗始立內書堂而宦豎識
字矣郭敬鎮大同而宦豎握兵矣當斯時也中官錦衣勢雖
重威猶輕迨至英宗景帝監國復辟先後間而其毒滋甚王
振掌司禮監假帝立威屢下大臣獄御史給事荷校者無虛
日雖王驥于謙薛瑄不得免金英同法司錄囚無復死罪三
覆之制置大同馬市復浙閩銀場逮工匠而廣僧道誰非中
官致之景泰初雖夷王振族以錦衣官刺事已與中官等天
順間復立王振祠封曹吉祥伯爵逮殺巡按者中官也誣害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七十四

袁彬者中官也憲宗朝張敏密養皇子譚吉授太子書未嘗
非中官之賢而置西廠以汪直主東廠以尚銘更命中官傳
旨授官此萬安所由媚事尹直所由取旨而得入閣也此方
士李孜省得爲常丞道士鄧常恩得爲常卿以致加番僧封
號干亂政事大作威福也幸值孝宗司禮懷安逮諸奸慝中
官之權稍黜而更引用正人多所信任獨惜不聽徐珪革東
廠而廷議終爲所撓耳無何武宗二年劉瑾復得用事其黨
八虎分掌機要於中勅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於外榜忠
正爲奸黨以匿名逮朝士雖楊一清結監軍張永得以磔瑾
於市而不親祀事四出遊獵使瑾向無豹房之作武宗未必

卽終於逸樂也世宗朝首誅江彬革弊政卹錄言事諸臣中外大悅然私主張桂議禮一獄衣冠喪氣復錦衣傳陞官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尙書加方士陶仲文少師未必不倡自太監崔文誘帝建醮宮中之所致仇嚴二奸後雖誅免其黨之肆害可勝悼哉世宗崩穆宗立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方士論罪罷齋醮停工洵兩得矣而帝猶命廠衛刺部院事太監陳洪得取中旨令殿士僖入閣何哉神宗內任馮保外倚居正起衰振惰幾於富强及申時行爲首輔務承帝指遣中官開礦矣遣中官覈天下積貯矣攻東林而曹署空加田賦而民力竭雖得光宗起而罷礦稅及監稅中官

莫不由於太祖而用人行政之失亦莫不由於太祖也向令本寬大而用明斷去其疑忌刻急之私則忠義安處而大其匡濟僉壬守分而罔肆其荼毒右學崇儒之治豈但軼於漢唐歟

三烈婦論

汪士倫

曩余聞枝江曹靜軒先生之女適馮樂道卒以身殉夫其事甚烈先生唁而責之有余不知其所以死之言心識之未幾而吾邑周世五之女適胡登祿胡靜山之女適嚴厚鏞亦先後殉夫事畧相類然後知三君子之教能行於其女而三烈婦之所以死未始不可大白於天下夫夫歿稱未亡人言其

黃岡縣志

卷之十六

古文

七十六

旦夕可亡以了從一而終之願彼代國小君摩笄著地王家少婦死骨猶香雖有慷慨從容之不一終不得以其死爲過也卽曰無成有終夫亡代養如漢陳孝婦之所爲固方靈臯之所謂承夫之義而亦不必責之於有他子侍養者也夫志之堅者思必苦思之苦者慮必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亦自顧其時勢何如耳今三烈婦皆以舅姑有他子菽水可託各行其志亦固其所且烈女之不更二夫與忠臣之不事二君等孔父仇牧之死石碣之不死皆春秋所予未嘗有所軒輊於其間烈婦之死其道彰彰無可議者在昔崑山歸善世之妻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少年宜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

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竟死之倫謂其所見之大
尤在自有子奉養一事蓋人子能使其妻死義是道行於妻
子而爲死孝人子能使其妻代養是亦道行於妻子而爲生
孝三烈婦殆欲成夫死孝志固與生孝無殊而其志豈不諒
哉或又謂殉夫之事得無有瘠色洵涕叨膺憂容類於敬姜
所云好內女死之之言乎倫曰不然敬姜所戒溺於情余之
所聞止乎義故從禮而靜貞也從一而終亦貞也猶之毀不
危身爲孝而子野哀毀而卒聖人特表而彰之亦不得謂非
孝也世風日下有能捐其身以植綱常者君子必從而進之
亦猶行古之道也